

田园交响曲

作者：纪德

第一篇①

①此文献给若望·施伦贝格。若望·施伦贝格，纪德的文友，创建《新法兰西杂志》的合作者。

189X 年 2 月 10 日

大雪连下三天未停，封住了道路，无法去 R 村了，打破我十五年来的习惯：每月去两次主持弥撒。拉布雷维讷村的小教堂，今天上午只聚了三十来名信徒。

大雪封路，闲赋在家，何不回顾

一下，谈一谈我收养热特律德姑娘的由来。

我已有打算，要记述这颗虔诚的灵魂成长的全过程。我只想让她崇拜和热爱上帝，才把她带出了黑夜。感谢主交给我这种使命。

那是两年半前，有一天我刚从拉绍德封回来，就见一个素不相识的小

姑娘。她匆忙来找我，是要领我去七公里远的地方，看一位要死的可怜老太太。正好马还没有卸套，估计天黑之前赶不回来，便带上一盏灯笼，我让小姑娘上车，一道出发了。

这一带地方，我以为非常熟识，不料一过拉索德雷庄园，照女孩指引，却走上我从未涉足的一条路；又行驶了两公里，看见左边一泓隐秘的小湖，

才认出是我少年时滑冰的地方。此地不是我教职的辖区，十五年未见，也说不准小湖在什么方位，忽见它披着彩霞，映现美妙的夕照，还真恍若是在梦中见过。

湖中流出一条小溪，截断森林的末端。马车先是沿溪边路行驶，继而绕过一片泥沼。可以肯定，此地我从未来过。

太阳下山了，在暮色中又走了好一阵工夫，带路的女孩才指着让我看：只见山坡上一间茅舍，若不是升起一缕炊烟，真好像没有人住。那缕细细的炊烟，在暮色昏沉中蓝幽幽的，升到金霞的天空里又染成金黄色。我将马桂在旁边一棵莱果树干上，同女孩脚前脚后走进黑乎乎的屋里。老太婆已经咽气了。

此地荒僻肃杀的景象，此时寂静而庄严的气氛，令我不寒而栗。床前跪着一位年纪尚轻的女子。带路的女孩，我原以为是老太婆的孙女，其实是个佣人。她点燃一支冒黑烟的蜡烛，便伫立在床脚不动了。

走这么远的路，我总想同她聊聊，可是一路上也没有从她嘴里掏出几句话。

跪着的女子站起来。她不像我乍一见所猜想的那样，不是死者的亲戚，而是处得好的邻居。佣人见主人不行了，才跑去叫她。她闻讯赶来，主动提出晚上守灵。她对我说，老太太临死没有什么痛苦。接着，我们一起商议如何料理丧事。一切都得由我决定，在这种荒僻的地方往往如此。不过，我要承认，这房子看样子再怎么清贫，

只交给这邻妇和佣人看管，我还真有点为难。其实，这破烂小堪的茅屋，也不大可能有什么财宝埋藏在角落里……怎么办呢？我还是问了问，死者有没有继承人。

于是，邻妇拿起蜡烛，朝一个角落照去，我这才瞧见炉膛边隐隐约约蜷缩着一个人，仿佛睡着了，厚厚的头发差不多将脸全遮住了。

“这是个瞎眼姑娘，女佣说是老太太的侄女。这一家恐怕只剩下她一个人在世。只能把她送进救济院，要不，真不知她往后怎么办。”

就这样当面决定人家的命运，我听了十分不悦，担心这样直通通的话会惹盲女伤心。

“别吵醒她，”我悄声说道，好歹也示意邻妇压低嗓门儿。

“唔！我看她没睡，她是个白痴，总不讲话，别人说什么她也听不懂。从我上午进屋到现在，她差不多就没动窝。起初我还以为她耳朵聋，佣人说不对，老太太才是聋子，从不跟她讲话，也不跟任何人讲话，早就这样，只是吃喝时才张开嘴。”

“这姑娘多大了？”

“我想总有十五了吧！别的情况，

我知道的不见得比您多……”

我没有立即想到收养这个可怜的孤儿，仅仅在祈祷之后——确切地说，在我和邻妇、当佣人的女孩跪在床前祈祷时——我忽然憬悟到，上帝将一种职责摆在我的面前，我若是躲避就难免怯懦了。我站起身来，决定当晚就把她带走，只是还未想好今后如何安置，把她托付给谁。我对着死者又

凝视了片刻，只见那张脸一副睡容，布满皱纹的嘴凹陷进去，仿佛让守财奴的钱袋绳收紧了口儿，绝不会漏出一文钱来。继而，我又转向盲女，并把我的打算告诉了邻妇。

“明天抬尸的时候，她最好不在场。”邻妇只说了这么一句。

盲女好似一堆毫无意识的肉体，随便让人带走。她生得五官端正，相

当秀气，可是一点表情也没有。临走，我到她平时睡觉的地力，通阁楼的楼梯下面草垫上抱了一床被子。

邻妇也很殷勤，帮我用被子把盲女裹好，因为晴朗的夜晚有点凉。我点上车灯，便赶车走了。这个没有灵魂的躯体，靠着我蜷成一团，黑暗中若不是传来一点体温，我还真感觉不出她还活着。一路上我都在想：她在

睡觉吗？进入什么样的黑暗梦乡……
她活在世上，醒来和睡着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主啊！这颗灵魂，因在这不透明的躯体里，无疑在等待您的恩惠之光照到它！您是否允许，我的爱心也许能把她带出可怕的黑夜？……

我特别注重真实，不能避而不谈我回到家要遭受的责难。我妻子是美德的园地，哪怕在我们有时难免经历

的困难时期，我一刻也未怀疑她善良的心地；不过，她天性善良归善良，就是不喜欢意外事件。她是个讲条理的人，分内事一丝不苟，分外事绝不插手，做起善事也有节制，就好像爱心是一种能耗尽的财富。我们夫妻间只有这一点争议……

那天夜晚，她一见我带回个女孩，就脱口嚷了一句，流露她最初的想法：

“你跑出去又揽了什么事儿？”

每次我们之间都得解释一番，我就先让站在一旁目瞪口呆、满脸疑问和惊讶的几个孩子出去。唉！这种态度，照我的希望相差多远啊！只有我可爱的小女儿一明白车里要出来新东西，出来活物儿，就拍着手跳起来。可是，几个大的让母亲管束惯了，立刻制止小妹妹，让她规矩点儿。

这次还真乱了一阵。我妻子和孩子还不知道我带回个盲女，见我极为小心地搀扶着她，都大惑不解。我本人也狼狈极了：在行驶的路上，我一直拉着可怜的残疾姑娘的手，现在一放开，她就怪声怪调地呻吟，听着不像人声，仿佛是小狗的哀嚎。她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呆惯了，这是头一回被人拉出来，连走路腿都发软；我给

她搬一把椅子，她却瘫倒在地上，就好像不会坐到椅子上似的；我只好把她扶到炉子旁边，她得靠着炉台蹲下，恢复我在老太太家初见她时的姿势，才算略微平静下来。在车上就是这样，她身子滑落到座位下面，一路上就蜷缩在我双脚旁边。我妻子还是上手帮忙了，须知她最自然的举动总是最好的举动；不过，她的理智不断抗争，

往往战胜感情。

“这东西，你打算怎么安置？”我妻子等把盲女安顿好了，又问道。

我一听用“东西”这个字眼，心中一抖，一股火气真难以控制；不过，我还沉浸在长时间的冥想中，也就没有发作，只是转向又围拢过来的孩子们，把一只手放在盲女的额头上，十分郑重地宣布：

“我带回迷途的羔羊。”

然而，我妻子阿梅莉认为，《福音书》的教导不会包含任何无理和超理的内容。我见她又要表示反对，便示意雅克和萨拉两个大孩子离开。他们俩看惯了父母的小争执，也不大关心是怎么回事儿（我甚至觉得往往关心不够），便带着两个小的走了。可是，我妻子仍不吭声，有点气恼，想必是

有这不速之客在场的缘故。

“有什么话，就当她面讲吧，”我又说道，“这可怜的孩子听不懂。”

于是，阿梅莉就开始责备了，说她当然跟我没有什好讲的——这通常是她唠叨起没完的开场白，——说历来如此，她只能听任我异想天开，干些不切合实际，又违反常情常理的事情。前面我已经写过，我还根本没

有想好如何安置这个女孩；能否收养她，我还没有这种打算，或者说只有非常模糊的念头，倒是阿梅莉给我提了醒儿，她问我是不是觉得“家里人还不够多”。接着她又数落我一意孤行惯了，从来不顾忌身边人的反对意见，而她可认为，五个孩子就足够了，自从生下克洛德（恰巧这时，克洛德仿佛听到叫他名字，就在摇篮里叫起

来)，她已经觉得“够劲儿”了，已经疲惫不堪了。

刚听她说了几句，我就想起基督的几点训诫，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我总认为，拿《圣经》当自己行为的挡箭牌终归不妥。她一提起疲惫，我就无言以对，心里只得承认，我的善心一冲动起来就欠考虑，不止一次让她承担了后果。听她这番责备的话

确有道理，我明白了自己应尽的职责，于是非常温婉地恳求她想一想，换了她会不会像我这样做，眼看一个显然没有依靠的孤女落难，能否袖手旁观。我还充分估计到，收养这个残疾姑娘要给家务增添不少麻烦，我又不能多分担点儿，确实过意不去。我一面极力劝她平静下来，一面恳求她绝不要把怨恨发泄到这无辜的孩子身上。接

着我还向她指出，萨拉长大了，往后能多帮她干点儿，雅克也用不着她多操心了。总之，我凭着上帝赋予我的口才，说服她接受，况且我也确信，这事我若不是突然强加给她，而是容她多考虑一下，她本来会欣然接受的。

我见亲爱的阿梅莉友善地走近热特律德，以为这次我差不多又赢了，不料她举灯端详一下，发现这孩子浑

身脏得无法形容，一股怒火又窜上来，而且更加猛烈。

“哎呀，简直脏死啦！”她嚷道。“刷一刷，快点刷一刷。别在这儿呀！到外面去抖哇。噢！天哪！这么多虱子，要爬满我们孩子一身啊。我最怕虱子了。”

无可否认，可怜的女孩子身上全是虱子，一想起在车上那么长时间同

她挨在一起，我就不禁产生一股厌恶情绪。我出去尽量把身子清理一番，两分钟之后回屋来，看见我妻子颓然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抱着头啜泣。

“真没想到，给你耐心持家增添这么大麻烦，”我温柔地对她说。“反正今天太晚，看也看不清楚，没办法了。我守着炉火，就让这孩子睡在这儿。等明儿，咱们再给她剪剪头，好好洗

一洗，你看着她顺眼了再照管她。”我还求阿梅莉绝不要对我们孩子提起这件事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家里的老厨娘一边侍候我们用餐，一边用敌视的目光，瞪着盲女拿着我递给她的餐盘狼吞虎咽的样子。餐桌上没人讲话。我本想给孩子们讲述我这次遇到的意外情况，让他们明白和感受一下极端穷困

的异常滋味，以便激发他们怜悯并同情上帝指导我们收留的女孩，可是又怕把阿梅莉的火再点起来。毫无疑问，我们每人都在想这件事，但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命令，要我们把这事置于脑后。

不过，有一件事令我特别感动：就在大家都睡下，阿梅莉把我一个人丢下之后一个多小时，忽见房门推开

一条缝，我的小女儿夏洛特光着脚，只穿着睡衣，悄悄走进来；她搂住我的脖子，撒娇地拼命亲我，小声说道：“我还没有好好祝你晚安呢。”

接着，她又伸出小小的食指，指着乖乖休息的盲女，表明她非常好奇，在进入梦乡之前又跑来瞧瞧，她悄声说道：

“为什么我还没亲亲她呢？”

“明天再亲吧。现在，咱们别打扰她，她睡觉呢。”我这样说着，又把她送到门口。

回头我又坐下来，看看书，准备下一次布道，一直工作到天亮。

我想（现在想起来）可以肯定，夏洛特要比哥哥姐姐显得亲热得多；其实他们哪个在她这年龄，没有给我错觉呢，包括老大雅克，如今他却变

得那么疏远，那么持重……大人以为他们性情温柔，其实他们甜言蜜语，只想得到爱抚。

2月27日

夜里又下了大雪。孩子们乐坏了，他们说用不了多久，大家进出就得走窗户了。今天早晨起来，大雪果然封住了门，只能从洗衣间出去了。昨天

我就作了准备，村里也储备了足够的食物，毫无疑问，我们要同外界隔绝一段时间了。给大雪封住，这样的冬天倒不是头回，但是在我的记忆中，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厚的积雪。我讲述的事昨天既然开了头，趁此机会就索性写下去。

我说过，领回这残疾姑娘的时候，我并未多想她在我家能占个什么位

置。我知道妻子反对也很有分寸，我也清楚我们家居有多大地方，我们的收入极其有限。但是我出于天性，又基于道德原则，一贯这样行事，根本不算计我一时冲动会增加多少开销（我始终认为，计较花费违背《福音书》）。不过，信赖上帝是一码事，将负担推给别人是另一码事。时过不久我就发现，这副重担，我放到了阿梅

莉的肩上，而且担子极重，起初真令我深感愧疚。

给这女孩剪头时，我还尽量帮忙，但也清楚地看到，阿梅莉已经非常厌恶了，等到给女孩洗澡的时候，我只好让妻子一个人干，心里明白自己逃避了最繁重、最讨厌的活儿。

阿梅莉倒是再也没有发一点怨言，夜里她大概考虑过，决定接受这

副新担子，照料起来甚至显出点儿乐趣，我看见她给热特律德收拾完了，脸上有了笑容。我给盲女剃秃的头上涂了油膏，给她戴上一顶白布软帽；阿梅莉拿萨拉旧外衣和干净的内衣，把她那身肮脏的破衣裳换下来，扔进火炉里烧掉。这个孤女的真名实姓，连她自己都不知道，我也无从打听，就由夏洛特起了热特律德这个名字，

立刻得到大家的赞同。看来她比萨拉年龄略小，穿上萨拉一年前脱掉的衣裳正合身。

我在此必须承认，头几天我深感失望。我给热特律德设计了一大套教育方案，但事实却迫使我放弃了幻想。她那张迟钝的脸表情木然，确切地说毫无表情，使我的好心彻底冷了。她终日守着炉火，处于防卫状态，一听

见我们的声音，尤其听见有人走近，她那张面孔似乎就露出凶相，也就是说一有表情，必定是敌意；只要有人稍微和她说话、沟通，她就像动物一样哼哼，嗷嗷叫起来。她这种气恼的态度，直到要吃饭的时候才停止。她扑向我亲自端给她的饭菜，形同牲口，贪吃的样子难看极了。常言道以心换心，我面对这颗顽固拒人的心灵，觉

得萌生了厌恶之感。不错，老实说，开头十天我甚至大失所望，甚至对她失去兴趣，后悔一时冲动，真不该把她带回家来。还有一个情况损伤我的面子：阿梅莉看见我难以掩饰的情绪，便有些得意之色，她感到热特律德成为我的包袱；在家里时时令我难堪，就越发关心照料这孩子了。

我正处于两难境况的时候，住在

特拉维谷村的友人马尔丹大夫，借巡诊之机前来看我。他听了我的介绍，对热特律德的状态很感兴趣，开头十分惊讶，女孩仅仅双目失明，何以处于如此愚昧的状态。于是，我就向他解释，她本身有这种残疾，而惟一照管她的那个老太太又是个聋子，从来不跟她讲话，结果可怜的孩子一直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。马尔丹大夫便劝

道，既然是这种情况，我就不该丧失希望，只是想干好而不得法儿而已。

“你还没有搞清地基牢不牢，就要动工盖房子，”马尔丹说道。“想想看，这颗灵魂还是一片混沌，连起码的轮廓都没有形成。先得把吃东西的几种感觉联系起来，就像贴标签那样，每种感觉配上一种声音、一个单词，你不厌其烦，反反复复对她说，然后设法

让她重复。

“千万不要操之过急，每天按时教她，每次不要拖长时间……”

他详详细细地向我介绍了这种方法，然后又说道：

“其实，这种方法一点也不神秘，绝不是我的发明，别人已经采用过了。你忘了吗？我们一起修哲学那时候，老师谈到孔狄亚克^①和他那活动雕

像，就说过一个类似的病例……”他沉吟一下又说道：“要么就是后来，我在一本心理杂志上看到的……不管怎么说吧，反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甚至连名字我都还记得，那女孩比热特律德还要不幸，不但双目失明，还又聋又哑，不知由英国哪个郡的一位医生收养了，说起来那还是上个世纪中叶的事儿。她的名字叫劳拉·布里奇曼。

那医生写了日记，记录了孩子的进步，至少记录了开始阶段，他教她学习的种种努力，你也应当写那样的日记。

那医生让孩子轮番触摸两对小东西：根别针和支笔，就这样一连几天，几星期，然后拿来印有盲文的一张纸，让她摸纸上突起的两个英语词：pin 和 pen。训练几周也没有一点收效。那躯体是仿佛没有灵魂。然而，医生并不

丧失信心。他叙述道：‘我就像趴在井沿儿上的一个人，在黑洞洞的深井里拼命摇动一根绳子，希望井下迟早有一只手抓住。’因为，他一刻也不怀疑深井下有人，那人迟早会抓住绳子。果然有一天，他看见劳拉木然的脸上绽开了笑容。我敢说在那种时刻，医生眼里一定涌出感激和爱的泪水，他一定跪下来感谢上帝。劳拉猛然明白

了医生对她的期望：她得救啦！从那天起，她专心致志地学习，进步特别快，不久就能自学了，后来还当上一所盲人学校的校长——如果不是她，那就是另外一个人……还有不少事例，近来报章杂志连篇累牍地报道，都争相表示惊讶，说是这种人还能得到幸福，在我看来实在有点少见多怪。其实，生来与外界隔绝的人都是幸福

的，他们一有了表达能力，当然要讲述他们的幸福了。记者们自然听得人了迷，便引出一条教训：那些五官功能‘健全’的人，居然还有脸抱怨……”

①孔狄亚克（1714 - 1780），法国神父，哲学家，著有《感觉论》。

讲到这里，我就同马尔丹争论起

来，反对他的悲观主义，绝不同意他似乎要表达的观点：归根结底，感官只能给人增添烦恼。

“绝没有这个意思，”他分辩说，“我只是想说明，人的灵魂更容易，也更愿意想像美好、悠然自在与和谐，而不去想像把人世搞得乌烟瘴气、百孔千疮的放荡和罪恶。正是这五种感官向我们提供情况，有助于我们放荡和

做恶。因此我认为，维吉尔的话‘自知其善’不如改为‘不知其恶’，而‘其乐无穷’^①，这就教导我们：世人若是不知道罪恶，那该有多幸福啊！

①原文为拉丁文

马尔丹还对我提起狄更斯的一篇小说，他认为创造灵感直接来自劳

拉·布里奇曼的事例，还答应立刻给我寄来一本。果然，四天之后，我收到了《炉边蟋蟀》一书，怀着浓厚的兴趣看了。这个故事偏长，但是有些段落很感人，主人公是个失明的姑娘，他父亲，一个穷苦的玩具制造商，竭力让她生活在舒适、富有和幸福的幻想中。狄更斯的艺术，就在于让人把虚假当成虔诚，谢天谢地！我对待热

特律德大可不必如此。

马尔丹来看我的次日，我就开始实施他介绍的方法，做得十分精心。现在我后悔没有像他建议的那样，把热特律德的头几步记录下来：起初，我本人也是摸索着，领她走在这条昏黑的路上。头几周，要有常人难以想像的耐心，因为，这种启蒙教育不仅费时间，还给我招来责备。说起来叫

我心里难过，那些责备的话偏偏出自阿梅莉之口。不过，我在这里提及，心中未存半点怨恨之意——我郑重地表明这一点，以后她看了我这些记录便知。（基督不是在亡羊喻^①之后，立刻教育我要宽恕别人的冒犯吗？）进而言之，我听了她的责备感到最难受的时候，也不能怪她不同意我在热特律德身上花那么长时间。我主要责怪

她不相信我的努力能有收效。不错，这种缺乏信心的态度令我难受，然而并没有使我气馁。我经常听她唠叨：“你若是真能干出点名堂来……”她坚持认为我肯定徒劳无功；因此，她自然觉得我不值当为此消耗时间，还不如干点别的什么。每次我训练热特律德的时候，她总找借口来打扰我，不是有什么人等我去见，就是有什么事

等我去办，说什么我该见别人的时间用在这女孩身上了。总之，我认为是母亲的嫉妒心在作怪，不止一次听她这样说：“你自己的孩子，哪个也没有这么精心过。”的确如此，我固然非常爱自己的孩子，但我一向认为他们用不着我多操心。

①亡羊喻，事见《圣经·新约·马太福音》第十八章。耶稣用牧人寻回迷

途的羊打比喻，勉励弟子去拯救迷途的人。

我常常感到，有些人以虔信的基督徒自诩，但是最难接受亡羊喻，他们始终不能领悟，每只羊单独离开羊群，在牧人看来，可能比整个羊群还要宝贵。请看这样的话：“一个人如有百只羊，走失一只，他不是要将九十

九只羊丢在山上，去寻找那只迷途的羊吗？”这样闪着慈悲光辉的话，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如敢直言不讳，他们就肯定要断言是极不公正的。

热特律德脸上初绽的笑容，给我以极大的安慰，百倍地回报了我的苦心。因为，“这只羊如果找到，我实话告诉你们，它给牧羊人带来的快乐，要超过其他九十九只从未迷失的羊

①。”对，我也要实话实说，一天早晨，我看见热特律德雕像般的脸上露出笑容，她似乎突然开了窍儿，对我多日用心教给她的东西开始产生兴趣，我的心立刻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，这是我哪个孩子的笑容都从未产生的效果。

①引耶稣的话，见《马太福音》第十八章。

那天是3月5日，我当作一个生日记下这个日期。与其说是笑容，不如说是改容。她的脸突然“活了”，仿佛豁然开朗，就好像拂晓前的紫红色曙光，将阿尔卑斯高山从黑夜里拉出来，映照得雪峰微微颤动，不啻一种神秘的色彩；我还联想到天使降临、唤醒死水的贝塞斯达水池①。看见热特律

德有了天使般的表情，我一阵狂喜，觉得此刻降临到她身上的，恐难说不是爱而只是智慧。于是我万分感激，吻了一下她美丽的额头，心想这是献给上帝的一吻。

①据《约翰福音》第五章记载，耶路撒冷有一水池，天使每天降临搅动池水，第一个下去的人百病可治。

这种教育起步难，只要初见成效，

进步就特别快了。如今，我要用心回想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：有时我就觉得热特律德往前跳跃，好像不在乎什么方法了。还记得开头阶段，我注重物品的性质，轻视其种类，如冷热、苦甜、粗糙、柔轻、轻重……继而是动作，如挪开、靠拢、抬起、交叉、放倒、捆结、分散、收拢，等等。过了不久，我就什么方法也不用了，干

脆同她交谈，不大考虑她是不是总能跟上我的思路，只想慢慢诱导她随便问我什么。毫无疑问，在我离开的时候，她的头脑还继续活动，因为我每次再见到她都很惊讶，感到把她同我隔开的黑夜之墙变薄了。我想事情就应当这样：天气转暖，春天步步进逼，终要战胜冬季。积雪融化的情景，有多少回令我赞叹不已：看表面还是原

样，而下面却消融了。每年冬天，阿梅莉总会产生错觉，明确对我说：积雪一直没什么变化；殊不知看着还很厚，下面已经化了，突然间会一处处崩坍，重又显露出生命。

我担心热特律德像老年人那样，终日守着炉火，身子会虚弱下去，就开始带她到户外走走。不过，只有扶着我的胳膊，她才肯出去散步。她一

出屋就惊恐万状，在她能够向我说明之前，我就看出来她从未到过户外。我在那间茅舍碰见她时根本没人管，只给她点吃的，维持她不死，我还真不敢说是帮她活下去。她那昏暗的天地；只限于那间小屋的四壁，她从未出去过。夏天，房门敞着，外面是广阔的光明天地，她也只是偶尔到门口呆一呆。后来她告诉我，她听见鸟儿

叫，还以为纯粹是光的作用，就像她感到脸和手暖乎乎的，也是光的爱抚一样，况且，她也没有细想，只觉得热空气暖人，就跟炉火能烧开水一样极其自然。事实上，她根本就不理会，对什么也不关心，完全处于麻木状态，直到我开始照顾她为止。还记得她听我说那些轻柔的歌声是活物发出来的，简直兴奋不已，认为那些活物的

惟一功能，就是感受和抒发大自然的
各种快乐。(从那天起，她就有了句口
头语：我像鸟儿一样快乐。) 然而，她
一想到自己不能欣赏鸟儿歌唱的绚丽
景象，就不免伤感起来。

“世间真的像鸟儿唱的那么美
吗？”她问道。“为什么别人不说得再明
白点儿呢？为什么您不对我说一说
呢？您是想我看不见，泊让我难过

吗？您这么想就错了。鸟儿的歌卢，我听得很真切，觉得完全明白它们说的什么。”

“看得见的人，倒不如你听得那么明白，我的热特律德。”我对她这样讲是想安慰她。

“别的动物怎么不歌唱呢？”她又问道。她的问题有时出乎我的意料，一时难以回答，因为，她迫使我思考

原先我不感到奇怪就接受的事理。于是，我第一次注意到，越是贴近大地的动物越沉重，也越悲伤。我设法让她明白这一点，并向她提起松鼠及其嬉戏。

这又引起她发问：鸟儿是不是惟一会飞的动物。

“蝴蝶也会飞。”我回答

“蝴蝶歌唱吗？”

“它们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快乐，”我又说道。“快乐用鲜艳的颜色写在彩翼上……”接着，我就向她描绘蝴蝶斑斓的色彩。

2月28日

为了教热特律德，我也不得不学盲文，但时过不久，她就学得比我快了，我觉得颇为吃力，总想用眼睛看，

不习惯用手摸读。再说，又有了帮手也不止是我一个人教她了。起初我很高兴，因为，本乡我有很多事务，而住户又极分散，访贫探病往往要长途跋涉。本来这期间，雅克又去洛桑进神学院，初修功课，圣诞节回家度假，不知怎么滑冰摔伤，胳膊骨折了。我立刻请来马尔丹先生，他认为伤势并不严重，没怎么费劲就给接上了，无

需另请外科医生，但是雅克要在家呆一段时间养伤。在这之前，雅克从未仔细端详过热特律德，现在他突然发生兴趣，要帮我教她学习，不过也仅限于养伤期间，大约三周。可是就在这三周里，热特律德进步非常明显。她的智慧昨天还处于懵懂状态，现在刚刚学步，还不怎么会走就跑起来。真令我惊叹，她不大费劲就能设法表

达思想，相当敏捷，也相当准确，绝没有孩子气，根据所学形象地表达出来，总能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。利用我们教她辨识的物品，向她讲解和描绘的那些不能直接接触到的东西。

这种教育的最初几个阶段，我认为无需在这里一一记述，应是所有盲人教育的必经之路。我想每个教授盲人的老师，都要碰到颜色这个难题。

（提起这一点，我要指出《圣经》里没有一处谈到颜色的问题。坏知道别人是如何教法，我首先告诉她彩虹透过三棱镜所显示的七种颜色；不过这样一来，颜色和光亮又随即在她头脑里混淆了；我也意识到她单凭想像力，还难以区别色质和画家所说的“浓淡色度”。最难理解的是，每种颜色还可能

有深有浅，不同颜色相混能调出无

限多的颜色，她觉得这怪极了，动不动就扯到这个话题上。

于是，我找了个机会，带她去纳沙泰尔听了一场音乐会。我借助每种乐器在交响曲中的作用，又回到颜色的问题，让热特律德注意铜管乐器、弦乐器和木管乐器的不同音色，注意每件乐器各自以或强或弱的方式，能发出从最低到最高的整个音阶。我让

她也这样联想自然之物：红和橙色调类似圆号和长号的音色，黄和绿色调类似小提琴、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音色，而紫和蓝色调则类似长笛、单簧管和双簧管。她听了心中喜不自胜，疑云随之消散了。

“那该多美呀！”她一再这样说。

继而，她突然又问道：

“那么，白色呢？我这就不明白

了，白色像什么……”

我立刻意识到，我这样比喻多么经不起推敲。

不过，我还是尽量向她解释：“白色，就是所有音调交融的最高极限；同样道理，黑色则是最低极限。”这种解释，别说是她，连我自己也不满意，同时我也注意到，无论本管乐器、铜管乐器还是提琴，从最低音到最高音，

都能分辨出来。有多少回，我就像这样被问住，只好搜索枯肠，不知打什么比喻才能说清楚。

“这么说吧！”我终了对她说，“你就把白色想像成完全纯洁的东西，根本没有颜色了，只有光的东西；反之，黑色，就像颜色积聚，直到一片模糊……”

我在此重提对话的片段不过是个

例证，说明我经常碰到这类难题。热特律德这一点很好，从不不懂装懂，不像一般人那样，脑子里装满了不确切或错误的材料，以后一开口就出错。一个概念只要没弄明白，她就坐卧不安。

就我上面所讲的情况，光和热这两个概念，起初在她的头脑里紧密相连，这就增加了难度，后来我费了九

牛二虎之力才分开。

通过对她的教育，我不断有所体验：视觉世界和听觉世界相去多远，拿一个同另一个打比方，无论怎样都有欠缺。

我只顾打比方，还只字未提纳沙泰尔音乐会，热特律德产生极大乐趣。那天的节目恰巧是《田园交响曲》。我说“恰巧”，这不难理解，因为我希望让

她听的，没有比这更理想的作品了。

我们离开音乐厅之后，好长时间热特律德还心醉神迷。

“你们所看到的，真的那么美吗？”

她终于问道。

“真的那么美呀，亲爱的？”

“真像《溪畔景色》那样？”

我没有立刻回答，心想这种难以描摹的和谐音乐，表现的并不是现实

世界，而是可能没有邪恶和罪孽的理想世界。我还一直未敢向热特律德谈起邪恶、罪孽和死亡。

“眼睛能看见东西的人，并不懂得自己的幸福。”我终于说道。

“我眼睛倒是一点儿也看不见，”她立刻高声说，“但是我尝到听得见的幸福。”

我们朝前走，她紧紧偎依着我，

像孩子一样坠着我的胳膊。

“牧师，您能感到我有多么幸福吗？不，不，我这么说并不是要讨您喜欢。您瞧瞧我：不是能从脸上看出来吗？我呢，一听声音就能听出来。您还记得吧，有一天，阿姨（她这样称呼我太太）责备您什么事也不肯帮她做，过后我问您，您回答，说没有哭，我马上嚷起来：‘牧师，您说谎！’

唔！我从您的声音立即就听出来，您没有对我讲真话；我不用摸您的脸就知道您流过泪。”接着，她又高声重复：“是的，我用不着摸您的脸。”这话说得我脸红了，因为我们还在城里，行人纷纷回头瞧我们。然而，她还是照旧说下去：

“喏，不应当存心骗我。一是欺骗盲人就太卑鄙了……二是这也骗不了

人，”她笑着补充道。“告诉我，牧师，您还算幸福吧，对不对？”

我拉起她的手，放到我嘴唇上，仿佛避免向她承认，要让她觉出我的一部分幸福来自于她，随即又答道：

“不错，热特律德，我还算幸福。

我怎么能说不幸呢？”

“可是，有时候您怎么哭呢？”

“有时候我哭过。”

“从我说的那次以后，再没有哭过？”

“没有，再也没有哭过。”

“您那是不想哭了吗？”

“对，热特律德。”

“您再说说……那次以后，您还有过想说谎的情况吗？”

“没有，亲爱的孩子。”

“您能向我保证，永远也不会骗我

吗？”

“我向你保证。”

“那好！您这就告诉我：我长得美

吗？”

问得突如其来，我一下就愣住了，

况且，直到这天为止，我根本就不想

留意热特律德无可否认的美貌；再说，

我也认为毫无必要把这情况告诉她本

人。

“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呢？”我
随即反问一句。

“这是我一件心事，”她回答。“我就是想知道我是不是……您怎么说的？……我在交响曲中是不是太不和谐。牧师，除了您，这事儿好问谁呢？”

“牧师无需考虑人的相貌美不美。”
我还极力辩驳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对牧师来说，灵魂美就够了。”

“您这是让我相信我长得丑啦。”她说着，撒娇地撅了撅嘴。见此情景，我憋不住了，便高声说道：

“热特律德，您明明知道自己长得很美。”

她不再说了，神态变得十分庄重，一直到家还保持这种表情。

我们刚进屋，阿梅莉话里话外就让我明白，她不赞成我这样消磨一天时间。本可以事前跟我讲，可是她一言不发，放我和热特律德走了，先听之任之，但保留事后责备的权利。就是责备也不明言，而是用沉默表达出来。她既已知道我带热特律德去听音乐会了，见我们回来就问一问我们听

了什么，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？哪怕略表关怀，让这孩子感到别人关注她玩得开心不开心，不是让她更加高兴吗？况且，阿梅莉并不是真的沉默，而是有意只讲些无关痛痒的事。等晚上孩子们都睡下了，我就把她拉开，口气严厉地问她：

“我带热特律德去听音乐会，你生气啦？”

“你对家里哪个人，也不会像对她这样。”

看来，心里总怀着同样的怨恨，始终不理解欢迎回头的浪子，而不款待在家的孩子的寓意。还令我难受的是，她根本不考虑热特律德是个有残疾的孩子，除了受点照顾，还能期望什么呢。平时我很忙，碰巧那天空闲，而阿梅莉明明知道我们孩子不是要做

功课，就是有事脱不开身，她本人对音乐毫无兴趣，音乐纵然送上门来，她有多少时间，也想不到去听听，因此，她的责备尤为显得不公道。

阿梅莉居然当着热特律德的面讲这种话，就更令我伤心了；当时她虽然被我拉开了，但她故意提高嗓门儿，让热特律德听见。我感到伤心，更感到气愤。过了一会儿，等阿梅莉走了，

我就靠近前，拉起热特律德的小手，
贴到我的脸上：

“你摸摸！这回我没有流泪。”

“没有，这回轮到我了。”她勉颜一笑，说道。她朝我抬起那张清秀的脸，
我猛然看见她泪流满面。

3月8日

我所能做的阿梅莉惟一喜欢的

事，就是不干她不喜欢的事情。这种完全消极的爱情表示，是她惟一能接受的。她也不可能意识到，她把我的生活限制到何等狭窄的圈子里。噢！但愿她要我干一件难办的事；哪怕为她赴汤蹈火，我也在所不辞！然而，她似乎讨厌一切打破习惯的行为，因此在她看来，生活的进步，无非是雷同的一天天加到过去上。她不希望，

甚至不接受我再有新的品德，也不接受已有的品德进而完善。她即便不表示反对，也是怀着不安的心情，注视灵魂力图从基督教教义中，看出驯化本能这一点之外的东西。

有件事我得承认，阿梅莉让我一到纳沙泰尔，就去缝纫用品商店结一下账，并给她带回一盒线，我却忘得一干二净。事后，我对自己比她的气

还大，尤其我临走还保证绝错不了，深知“小事办不好，大事也不可靠”的说法，就担心她从我的疏忽中得出这种结论来。毫无疑问，在这点上我该受责备，也宁愿她责备我几句。要知道，臆想的怨恨，往往超过明确的指责：噢！我们若能只看实际的痛苦，绝不倾听我们思想中幽灵和魔鬼的声音，那么生活该有多美好，苦难也容易忍

受了……我信笔写来，这简直成了一场布道的主题了（《马太福音》第十二章二十九节：“无须惴惴不安”）。而我在
这里要记述的，是热特律德智力和思想的发展过程。我回到正题上来。

这一发展过程，我本想步步记述，而且开头已经讲得很细了；怎奈我没有时间，不能详详细细地记录每个阶段，现在回想也极难准确地将这过程

贯穿起来。我顺着思路，先讲了热特律德的想法，以及我同她的谈话，这些情况都近得多，有人若是看了，无疑会奇怪时间不长，她竟表达得如此准确，说理如此头头是道。不过，她的进步也的确快得惊人：我经常赞叹她头脑敏捷，能领会我接近她的思路，而且什么也不放过，不断吸收消化各种知识。我这个学生往往想到前头，

超越我的思想，着实令我惊讶，每次谈话下来，往往令我刮目相看。

不过几个月的工夫，她的智力真不像沉睡了那么多年。她的智慧已经为大多数少女所不及，只因正常少女总为外界分心，主要精力消耗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。此外，我认为她实际年龄，比我们当初估计的要大。她似乎要把双目失明这一不利因素变

为有利因素；于是，我产生一个疑问：在许多方面，她的残疾是不是成为一个长处。我不免拿她同夏洛特相比，在我辅导学习的时候，只要飞过一只小苍蝇，夏洛特也要分神，我就要想：“她的眼睛若是也看不见，听我讲解肯定会专心多啦！”

自不待言，热特律德非常渴望阅读，但是我要尽量伴随她的思想，宁

愿她少读，至少我不在时少读一些，也主要让她读读《圣经》——这在新教徒看来有点反常。这一方面我要说明一下，不过在谈及这个重大问题之前，我想先说一件与音乐有关的小事，据我回想，这事发生在纳沙泰尔那场音乐会之后不久。

不错，那场音乐会，我想是在雅克回家度暑假的三周前。在那段时间，

我不止一次带热特律德去我们小教堂，让她坐在小风琴前。这架风琴平时由德·拉·M 弹奏，现在热特律德就住在这位老小姐家中。当时，路易斯·德·拉·M 还没有开始给她上音乐课。我虽喜爱音乐，但是懂得不多，同她并排坐到键盘前的时候，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教她什么。

“不，让我自己来吧，”她刚摸几下

琴键，就对我说道。“我愿意自己试一试。”

我最好离开她，觉得同她单独关在小教堂里毕竟不妥，一来要敬重这个圣地二来也怕惹起非议——尽管平常我根本不理睬那些流言蜚语，但这又牵连到她，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了。我每次巡视要到那里，就带她去，把她一个人丢在教堂里，往往几

个小时之后，到了傍晚再去接她，只见她还在聚精会神地学琴，耐心地发现和声，面对一个和音久久沉浸在喜悦中。

距今半年多之前，在 8 月初的一天，我去慰问一位可怜的寡妇，不巧她不在家，我只好返回教堂去接热特律德。她没有料到我回去那么早，而我不胜诧异，发现雅克在她身边。他

们俩谁也没有听见我进去的声音，因为我的脚步很轻，又被琴声所掩盖。我生来不愿窥探别人，但事关热特律德的事，我无不放在心上，因此，我悄悄地登上台阶，一直走到讲坛，那是观察的极好位置。老实说，我躲在那里好大工夫，也没有听见他们哪个讲一句，不敢当我面讲的话。然而，雅克紧挨着她，好几次手把手教她按

键。她先对我说不用指导，现在却接受雅克的指导，这事儿怪不怪呢？我心里有多惊讶，有多难过，都不敢向自己承认，我正要上前干预，忽见雅克掏出怀表。

“现在，我该走了，”他说道，“爸爸快回来了。”

这时，我看见热特律德任由他拉起手来吻了吻；等雅克走了有一会儿

工夫，我才悄无声息地走下台阶，打开教堂的门，故意让她听见声响，好以为我刚进来。

“哎，热特律德！想回去了吗？琴练得好吗？”

“哦，好极了，”她声调极其自然地回答，“今天我真的有进步。”

我伤心透了，不过，我们谁也没有提到我刚才讲的场面。

我想尽快同雅克单独谈谈。一般吃完晚饭，我妻子、热特律德和孩子们早早就撤了，我和雅克留下来，看书要看到很晚。我等待这一时刻。可是，在同雅克谈话之前，我心中十分难过，意绪异常纷乱，不知这话从何谈起，抑或没有勇气触及。倒是雅克突然打破了沉默，说他决定每逢放假都回家来过。然而就在前几天，他还

对我和妻子说要去上阿尔卑斯地区旅行，我们都一口答应了；我也知道他选定的旅伴，我的朋友T先生正等着他呢；因此，我明显感到，他突然改变主意同我白天撞见的场面不无关系。我先是心头火起，但是转念一想，我若是发作出来，只怕我儿子永远不会对我讲真话了，也怕自己只图一吐为快，事后又该后悔了，于是，我极

力控制住自己，口气尽量自然地说道：

“我原以为 T 还指望与你同行呢。”

“哦！”他又说道，“也不是非我不成，再说，他也不难找个人替我。我在家休息挺好，不亚于去奥伯兰山区；真的，我认为在家里能更好地利用时间，总比到山里乱跑强。”

“看来，你在家里找到营生干啦？”

我又问道。

他听出我话里带刺，但还不知其中缘故，他注视着我，满不在乎地又说道：

“您知道，我一直喜欢的是书，而不是登山杖。”

“不错，我的朋友，”我反过来盯着他说道，“可是，你不认为教琴比看书更有吸引力吗？”

想必他觉出自己脸红了，便把手

放在前额，仿佛要避开灯光。但是，他马上又镇定下来，说话的声调那么坚定，也不是我所希望的：

“不要过分指责我，爸爸。我无意向您隐瞒什么，我正要向您承认，却让您占先了。”

他说话一板一眼，就好像在念书本，每句话都那么平静，仿佛与己无关。他装出这种异常冷静的态度终于

把我激怒了。他看出我要抢话，就抬起手，似乎向我表明：别打断我，让我先把话讲完，然后您再讲。我却不管那一套，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，气冲冲地嚷道：

“就是不能坐视你扰乱热特律德的纯洁心灵！哼！我宁愿再也见不到你。用不着你来表白。你是欺人家有残疾，欺人家单纯无知，欺人家老实；

万万没有料到，你卑鄙无耻到了这种地步！居然像没事人儿似的来跟我说，话真是可恶透顶！……你听清楚了：我是热特律德的保护人，一天也不能容忍你再同她说话，再碰她，再见她。”

“可是，爸爸，”他仍以令我火冒三丈的平静口气说道，“请相信，我像您本人一样尊重热特律德。我若以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

我指的不仅仅是我的行为，还包括我的意图和心中的秘密。我爱热特律德，也敬重她，跟您这么说吧，我爱她和敬重她的程度是一样的。我同您的想法一样，扰乱她的心灵，欺她单纯无知，欺她双目失明，是卑鄙可耻的。”接着他又申辩，说他想要成为她的支柱、朋友和丈夫，还说他在打定主意娶她之前，本不应该对我谈这事，而

且这种决定他要先跟我谈，连热特律德本人还不知道呢。“这就是我要向您坦白的事儿，”他又补充说，“请相信，我再也没有没有什么要向您忏悔的了。”

听了这番话，我目瞪口呆，一边听一边感到太阳穴怦怦直跳。我事先只想如何责备，不料他却一条一条打消了我愤慨的理由；我觉得心里慌乱极了，等他陈诉完了，我再也没有什

么话可讲了。

“先睡觉吧，”我沉默好半天，终于说道。我站起身，把手搭在他肩上：“关于这一切，明天我再告诉你我的想法。”

“至少您应当告诉我，您不再生我的气了。”

“夜里我要好好想一想。”

次日，我又见到雅克的时候，就

好像是初次见面，突然觉得儿子不再是小孩子，而长成小伙子了。只要我还把他当作小孩子，我就会觉得我发现的这种情爱是可怕的。我一夜都在说服自己，要相信这是极其自然而正常的。既然如此，我的不满情绪又为何越发强烈呢？这事儿稍后一点儿我才弄清楚。眼下，我必须同雅克谈谈，让他知道我的决定。一种跟良知一样

可靠的本能提醒我，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桩婚事。

我将雅克拉到花园的最里端；到了那儿，我劈头就问他：

“你向热特律德表明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他答道。“也许她已经感觉到我的爱了，不过，我一点也没有向她吐露。”

“那好！你要答应我，先不对她讲

这事儿。”

“爸爸，我答应听您的话，可是，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理由呢？”

我颇犯踌躇，不知我首先想到的，是不是最重要而应先讲的理由。老实说，在这事儿上，正是良知而不是理智在指导我的行为。

“热特律德还太小，”我终于说道。
“想想看，她还没领圣体呢。你也知道，

她跟一般孩子不同，唉！她的发育要晚得多，那么单纯轻信，乍一听到表白爱情的话，肯定很容易就动心了。正因为如此，千万不要对她讲。征服一个不能自卫的人，这就太卑劣了，我知道你不是那号人。你说你的感情无可指责，我却要告诉你，你的感情早熟就是有罪。热特律德还不懂得谨慎，我们应当替她多想想才对。这事

要凭良心。”

雅克就有这一点长处，只需讲一句：“我要你凭良心去做”，就能劝住他；在他小时候，我常用这句话劝止。然而，我端详着，心里不禁暗想：他这么高的身材又挺拔又灵活，漂亮的前额没有皱纹，眼神十分坦诚，还有几分稚气的脸上似乎突然蒙上严肃的阴影，头上没戴帽子，而浅灰色的长发

在双鬓微微卷曲，半遮住耳朵，他这副模样，热特律德若是能看得见，能不赞赏吗？

“我对你还有一点要求，”我说着，就从我们坐的长椅上站起来，“你说过打算后天就动身，我求你不要推迟。你要离家整整一个月，我求你一天也不要缩短旅程。就这样说定啦？”

“好吧，爸爸，我听您的话。”

看得出米，他脸色变得刷白，连嘴唇也没了血色。不过我确信，他这么快就顺从，心中的爱就不会太强烈，因而我感到一阵说不出来的轻松。再者，他这么听话，也令我感动。

“你还是我从前喜爱的孩子。”我口气温和地说，同时把他拉过来，亲了亲他的额头。他微微往后退了退，我也并不在意。

3 月 10 日

房子太小，我们住在一起稍嫌拥挤，二楼虽有我一间专用和待客的小屋，但有时我做事也觉得不便，尤其想跟家里哪个人单独说话的时候，气氛总难免显得庄严肃穆了，只因这小屋像个会客室，孩子们戏称圣地，是不准随便进入的。且说那天上午，雅

克去纳沙泰尔买旅游鞋；天气晴朗，午饭后，孩子们和热特律德一道出去了，她和他们也说不准谁引导谁。（我要在这里高兴地指出，夏洛特格外关心照顾她。）这样一来，到了照例要在堂屋喝下午茶的时候，很自然就只剩下我和阿梅莉了。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，早就想同她谈谈了。平时难得有机会同她单独在一起，我反而感到有

点拘束了，事情重大，要对她讲时不免心慌，就好像要吐露自己的心迹，而不是谈雅克的恋情。在开口之前我还感到，两个相爱并在一起生活的人竟会如此陌生，彼此间隔了一道墙；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相互讲的话就宛如探测锤，凄然地叩击这道隔墙，警示我们墙壁有多坚固，如不当心，隔墙还要增厚……

“雅克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同我谈了，”我见她倒茶，便开口说道，而我的声音有点颤抖，恰同昨晚雅克的坚定声音形成鲜明的对比。“他对我说爱上了热特律德。”

“他跟你谈了就好。”她瞧也不瞧我就这么应了一句，继续干她的家务活儿，就好像我说了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，或者等于什么也没有说。

“他对我说他要娶她，他决定……”

“早就能看出来。”阿梅莉咕哝一句，还微微耸了耸肩。

“这么说，你早就觉察出来啦？”

我有点不耐烦地问道。

“早就看出苗头来了，只不过这种事儿，你们男人粗心罢了。”

要分辩也无济于事，况且，她的巧妙回答也许有几分道理，我只好指

出：

“既然如此，你应当提醒我一下呀。”

她嘴角抽动，微微一笑，这种神情往往伴随并维护她的保留态度。她偏着头摇了摇，说道：

“唔！你粗心的事儿，都得由我来提醒！”

这话里有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

呢？我不明白，也不想弄明白，干脆不理睬：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本想听听你的看法。”

她叹了口气，又说道：

“你也知道，亲爱的，我始终就不同意把这孩子收留在咱们家里。”

我见她又重提旧事，强忍着才没有发火。

“现在不是收留不收留热特律德的事。”我刚说一句，阿梅莉就截口又说道：

“我始终认为，她来不会有好事儿。”

我特别想和解，就赶紧抓住这个话头：

“这么说，你认为这种婚姻不是什么好事儿了。好哇！我就是想听你这

句话，好在我们想到一处了。”我还告诉她，雅克倒是乖乖听了我给他讲的道理，因此她无需担心，已经说服雅克明天动身，要旅行整整一个月。

“我跟你一样，”最后我又说道，“旅行回来，不想让他再见到热特律德；我考虑过了，最好把热特律德托付给德·拉·M 小姐，我还可以去那里看她，这事儿我也不隐讳，我对她承担了名

副其实的义务。不久前我探了探口气，德·拉·M 小姐愿意帮我们忙，当她的新房东。这样，你也就可以摆脱你瞧着别扭的一个人。路易丝·德·拉·M 就照看热特律德，这样安排她很高兴，而且已经兴致勃勃给她上音乐课了。”

阿梅莉似乎执意保持沉默，我只好又说道：

“我想，这事儿也应当告诉一下

德·拉·M 小姐 ,免得雅克背着我们去找热特律德 ,你看呢 ?”

我这样询问 ,是要从阿梅莉的嘴里挤出一句话来 ;然而 ,阿梅莉就是紧闭双唇 ,仿佛发誓一声不吭。我实在受不了她这种缄默 ,再也无话可说也还是继续说道 :

“再者说 ,雅克这趟旅行回来 ,也许恋爱病就治好了。他这种年龄的人 ,

能摸得透心思吗？”

“哼！就是年龄再大些，心思也不是总能摸得透的。”她终于怪里怪气地说道。

她这种神秘兮兮的警示语气令我恼火；我生性直率，最不习惯秘而不宣的态度，于是朝她转过身去，要她把话说明白。

“没什么，朋友，”她忧伤地说道。

“我不过在想，刚才你还希望有人提醒你没有留意的事儿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样？我心想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提醒的。”

我说过，我讨厌这种神秘兮兮的，原则上也不愿听藏头露尾的话。

“你真想让我听明白，就该把话说得再清楚些。”我又说道，但马上就后

悔这话有点粗暴，因为一时间，我看见她的嘴唇在颤抖。她扭过头去，站起身，迟疑地在屋里走了几步，脚步似乎有点踉跄。

“阿梅莉，你倒是说呀，”我提高嗓门儿，“现在事情已经挽回了，你何必还自寻烦恼呢？”

我感到她受不了我的目光，就索性转过身去，臂肘撑着桌子，手抱住

头说道：

“刚才我说话太粗鲁了，对不起。”

这时，我听见她走过来，继而感到她的手指轻轻放到我的额头上，只听她含泪温柔地说了一句：

“我可怜的朋友！”

她随即离开房间。

阿梅莉的话，当时我还觉得神秘难解，不久以后就完全明白了。我原

本原样叙述起初的理解，那天我只理解一点：热特律德该离开我家了。

3 月 12 日

我给自己规定这个义务：每天在热特律德身上花一点时间，根据忙闲的程度而定，几小时或片刻时间不等。同阿梅莉谈话之后的第二天，我碰巧有工夫，好天气又邀人出游，我就带

热特律德穿过树林，一直走到汝拉山脉的山口。每逢天晴气朗，站在这山口，目光透过枝叶的屏障，越过广阔的原野，就可以望见薄雾笼罩的阿尔卑斯山雪峰的美景。我们走到常歇脚的地点时，太阳已经在我们的左侧开始下山了。我们脚下坡地牧场长满密实的矮草，奶牛在稍远处吃草：在我们山区，牛脖子上都吊着铃铛。

“铃铛描绘出这里的风景，”热特律德听着铃声说道。

像每次散步那样，她要我描述我们停留的地点。

“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，”我对她说，“这是树林边缘，能望见阿尔卑斯山。”

“今天望得清楚吗？”

“壮美的山色一览无余。”

“您对我说过，山色每天都有点变化。”

“今天的山色，就像夏天正午的干渴吧。天黑之前，山色就融入暮色中了。”

“我希望您告诉我，我们面前这片牧场上，有没有百合花？”

“没有，热特律德，这么高的地方个长百合花，顶多只有罕见的品种。”

“没有人们所说的田野百合花吧？”

“没有田野百合。”

“在纳沙泰尔一带的田野，也没有吗？”

“也没有田野百合。”

“那么主为什么对我们说：‘瞧瞧田野百合花’呢？”

“主既然说了，他那时代当然就有

了；后来人类耕作，这种百合花就绝迹了。”

“还记得您常对我说，尘世最大的需求是信任和友爱。您认为人多一点信赖，还能重新看到田野百合花吗？我向您保证，我听这句话时，就看见了田野百合花。我来给您描绘一下，好吗？——看上去就像火焰钟，像天蓝色的大钟，充溢着爱的芳香，在晚

风中摇曳。为什么您对我说，我们前边没有呢？我闻到啦！我看见牧场上开满了田野百合花。”

“这种花并不比你看到的更美丽，我的热特律德。”

“您说，也不比我看到的美。”

“跟你看到的一样美丽。”

“我要老实地告诉您，就连所罗门罩在他整个的光轮中，也不如这样一

朵花的穿戴。”她引用基督的话。而我听着她那优美的声音，就仿佛头一回听见这句话。“在他整个的光轮中”，她若有所思地重复道，继而沉默片刻，于是我接上说：

“我对你说过，热特律德：眼睛看得见的人不会看。”这时，我听见从内心深处升起这句祷文：“上帝啊，我要感谢你，你向聪明人掩饰的，却揭示

给卑贱者！

“您若是了解，”她兴高采烈地高声说，“您若是能了解，这一切，我多么容易就能想像出来。喏！要我向您描述景致吗？……我们身后，头顶和周围，全是高耸的冷杉，散发树脂的香味，树干是石榴红色的，平伸的深暗长枝在风中摇曳，发出阵阵哀鸣。我们脚下就像斜面桌上摊开的一本书、

山坡展现一大片花花绿绿的牧场，忽而在云影下变得蓝幽幽的，忽而由阳光辉映得金灿灿的，书上醒目的文字便是花朵，有龙胆花、银莲花、毛茛花，还有所罗门的美丽百合花，那些奶牛用铃声拼读这些文字，既然您说人的眼睛闭着，那就由天使来看这部书吧。在这部书下方，我看见一条热气腾腾的奶液大河，遮住一道神秘的

深渊，那是一条特别宽阔的河流，没有彼岸，一直到我们远远眺望的美丽耀眼的阿尔卑斯山。雅克要去那里。告诉我：他明天真的动身吗？”

“他要明天动身。是他告诉你的吗？”

“他没有告诉我，但是我一想就明白了。他要走很久吗？”

“一个月……热特律德，我是想问

你……他去教堂找你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？”

“他去找过我两次。哦！我什么也不想瞒您！不过，我怕让您难过。”

“你不告诉我才让我难过呢。”

她的手寻找我的手。

“他走了会伤心的。”

“告诉我，热特律德，……他对你说过爱你吗？”

“他没有对我说过，可是，这事儿不说我也能感觉出来。他不如您这么爱我。”

“那么，热特律德，眼看他走了，你伤心吗？”

“我想他还是走了好。我不能答复他呀。”

“您明明知道，我爱的是您，牧师……咦！您干吗把手抽回去？假如

您没有结婚，我就不会对您这样讲了。
其实，谁也不会娶一个双目失明的姑娘。因此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相爱呢？
您说，牧师，您认为这种爱是作恶吗？”

“爱里面从来没有恶。”

“我感到心中只有善。我不愿意让
雅克痛苦。我也不愿意给任何人造成
痛苦……我只想给人幸福。”

“雅克打算向你求婚。”

“他走之前，您能让我同他谈谈吗？我想让他明白，他应当放弃对我的爱。牧师，您理解，谁我也不能嫁，对不对？您让我同他谈谈，好吗？”

“今天晚上就谈吧。”

“不，明天，就在他临走的时候……”

夕阳落入灿烂的晚霞中。空气温

和。我们站起身，说着话又沿着幽暗的小径往回走。

第二篇

4 月 25 日

这本记事，我不得不撂下一段时间。

积雪终于化了，道路一通，我就赶紧处理村子长期被雪封住时延误的大量事务。直到昨天，我才稍微有点闲暇。

昨晚，我又重看了一遍我写出的部分……

今天，我才敢正名，直呼我久久不敢承认的内心感情。实在难以解释，我怎么会把这种感情误解到现在；对

于阿梅莉的一些话，我怎么会觉得神秘难解，在热特律德天真的表白之后，我怎么还会怀疑我是否爱她。这一切只因为我当时绝不承认可以有婚外恋，也绝不承认在我对热特律德的炽烈感情中，有任何违禁的成分。

她的表白那么天真，那么坦率，当时倒叫我放了心。我心想：她还是孩子。若真是爱情，总难免羞涩和

脸红。从我方面讲，我确信我爱她就像怜爱一个有残疾的孩子。我照顾她就像照看一个病人，我把训练她当成一种道德义务，一种责任。对，的确如此，就在那次她对我表白的当天晚上，我感到心情十分轻松欢快，竟然误解了，还把谈话记录下来，更是一误再误，只因我认为这种爱应受到谴责，而受到谴责心情必然沉重，但当

时我的心情并不沉重，也就不相信是爱情了。

我不仅如实记录了这些谈话，还如实转达了当时的心态。老实说，直到昨天夜晚重读这些谈话时，我才恍然大悟……

雅克去旅行，要到假期快结束时才能回来。临行前，我让热特律德同

他谈谈话，而他却有意回避热特律德，或者只想当着我的面同她说话了。他走后不久，我们又恢复了极为平静的生活。按照商量好的办法，热特律德搬到路易丝小姐那里住了。我每天去看她，但是害怕重提那种爱情，我就有意不再同她谈论能激动我们的事儿。我完全以牧师的身份同她讲话了，而且尽量当着路易丝的面，主要指导

她的宗教教育，让她准备好，在复活节那天初领圣体。

复活节那天，我也授了圣体。

那是半个月前的事儿了。雅克有一周假，回家来过了，但令我吃惊的是，他没有陪我呆在圣餐桌。我还十分遗憾地指出，阿梅莉也没有去，这种情况还是我们结婚以来头一回。他们母子二人似乎串通好，故意不参加

这次隆重的礼拜，给我的欢快投下阴影。我感到庆幸的是，这一切热特律德看不到，因此惟独我一人承受这阴影的压力。我十分了解阿梅莉，自然看得出她的行为中间接谴责的全部意图。她从不公然驳斥我，但喜欢用回避的方式表示反对。

我深深感到不安，这种怨恨——我是说如同我不愿意看到的那样——

可能拖累阿梅莉的灵魂，乃至偏离最高的利益。回到家里，我衷心为她祈祷。

雅克没有参加礼拜则另有原因，事后不久我同他谈了一次话便清楚了。

5 月 3 日

我要指导热特律德修习宗教，便以新的眼光重读了《福音书》，越看越发现构成基督教信仰的许多概念，并不是基督的原话，而是圣保罗的诠释。

这正是我最近同雅克争论的话题。他生来性情偏于冷淡，那颗心就不能向思想供应充分的养料，也就变成因循守旧的教条主义者。他指责我断章取义，拿基督教教义“为我所用”。

其实，我并没有选取基督的这句话或那句话，只是在基督和圣保罗之间，我选择了基督。他担心把基督和圣保罗对立起来，不肯拆开两者，无视从一个到另一个给人的启示明显不同，还反对我的说法：我听一个是人语，听另一个则是上帝的声音。越听他推理我越确信这一点：他丝毫也感觉不到基督每句简单的话所独有的神韵。

我遍读《福音书》，也没有找到戒律、威胁、禁令……这些都出自圣保罗之口，在基督的话中却找不到，正是这一点令雅克难堪。像他这类心性的人，一旦感到失去依靠、扶手和凭栏，就不知所措了。他们也难以容忍别人享有他们放弃的自由，总想强夺别人出于爱心要给予他们的东西。

“可是，爸爸，”他说，“我也希望别

人灵魂幸福。”

“不对，我的朋友，你是希望那些灵魂驯服。”

“在驯服中才有幸福。”

我不愿意吹毛求疵，也就没有反驳，但是我完全清楚，寻求幸福而不从幸福人手，只从其结果求之，肯定是南辕北辙；我也清楚，如果真的认为充满爱的灵魂，能情愿在驯服中自

得其乐，那么再也没有比无爱的驯服更远离幸福的了。

不过，雅克还颇为善辩，我在这年少的头脑里若不是发现这么多僵死的教条，那么无疑会大大赞赏他推理的力度和逻辑的严紧。我经常觉得我比他年轻，而且一天比一天年轻，我反复背诵这句话：“你们若是不能变得和孩童一样，就休想进入大国。”

把《福音书》主要当作“通往幸福生活的途径”，难道就是背叛基督，难道就是贬低和亵渎《福音书》吗？基督徒本应处于快乐的状态，可是却受到怀疑和冷酷的心的阻碍。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可以快乐。每个人也应当追求快乐。在这个问题上，热特律德微微一笑教给我的，胜过我给她上的课程。

基督的这句话字字放光，呈现在
我面前：“你们若是盲人，就没有罪了。”
罪过，就是遮蔽灵魂的东西，就是阻碍
快乐的东西。热特律德浑身焕发的
完美幸福，就是因为她不知何为罪过。
她身上只有光明和爱。

5 月 8 日

昨天，马尔丹从拉绍德封来了。

他用验眼镜仔细检查了热特律德的双眼。他对我说，他同洛桑的眼科专家鲁大夫谈过热特律德的情况，还要把这次检查的结果告诉鲁大夫。两位医生一致认为，热特律德的眼睛可以动手术。不过我们商量好，没有更大的把握，对她本人绝口不提。马尔丹去同鲁大夫作出诊断再来通知我。这种

希望可能转瞬即逝，那又何必让热特律德空欢喜呢？——何况，她现在这样不是很幸福吗？……

5月10日

复活节那天，雅克和热特律德在我面前又见面了——至少是雅克又见到热特律德，同她说了话，也只讲些

无足轻重的事儿。他并不像我担心的那样激动，我也再次确信，尽管去年临行前，热特律德明确对他说过这种爱没有希望，他的爱若真是特别炽热，就不会这么容易压下去了。我还注意到，现在他对热特律德称呼“您”了，这样当然很好；我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，见他自己就明白了这一点，我自然很高兴。无可否认，他身上有不少优点。

然而，我还有疑虑，雅克不会没有经过思想斗争，就这样顺从了。糟糕的是，他强加给自己心灵的约束，现在他认为可取，就会希望强加到所有人头上；最近同他讨论，我就感觉到这个问题，并在前面记述下来。拉罗什富科^①不是说过，思想往往受感情欺骗吗？自不待言，我了解雅克的脾气，知道他越辩论越固执，就没敢

立即向他指出拉罗什富科的话。不过，我碰巧在圣保罗的书（我只能用他的武器同他较量），找到了反驳他的话，当天晚上在他房间留了一张字条，上面写道：“不吃东西的人不要评论吃的人，因为上帝已经接待了吃的人。”（《罗马书》第十四章第二节。）

①拉罗什富科（1613—1680），法国公爵，散文作家著有《回忆录》

和《箴言录》。

我本可以再抄上后面这句话：“我从主耶稣那里知道并深信，没有什么东西本身是不洁的，只是对认为它不洁的人，一件东西才是不洁的。”但是我未敢抄上，惟恐雅克头脑里掠过妄测之念，推想我对热特律德存心不良。显然这里讲的是食物，不过，《圣经》中许多段落不是可做出两三种解释

吗？（例如：“你的眼睛若是……”；面饼倍增的奇迹；迦南婚宴上的奇迹^①，等等。）这里不是钻牛角尖，这句的确含义深远：规定约束的不应是法律，而应是爱德，因此，圣保罗又赶紧强调：“然而，你兄弟如因食物而伤心，那么你就没有遵循爱德。”只因缺少爱德，魔鬼才袭击我们。主啊！从我心中排除不属于爱的一切思想吧……我

真不该向雅克挑战，次日，我在我的书案上发现我的那张字条，只见雅克在背后抄了同一章的另一句：“不要用你的食物葬送基督为之舍命的那个人。”（《罗马书》第十四章第十五节。）

①均为耶稣显圣的故事，他用几个面饼和几条鱼，让数千人果腹还有剩余；他在婚宴上变水为酒。

这一章我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。

这是一场无休无止的争论的开端。然而，我怎么能用这种种困惑扰乱，用这重重乌云遮蔽热特律德的明媚天空呢？我教导她，并让她相信，惟一的罪恶，就是侵害别人的幸福，或者损害我们自己的幸福。

唉！有些人就是拒幸福于门外，他们无能、蠢笨……我想到我可怜的阿梅莉。我不断劝说推动她，想把她

硬拖上幸福之路。不错，我想把每个人都举到上帝那里。可是她总是躲躲闪闪，自我封闭，就像有些花朵见不得一点阳光。她见到什么都不安，都伤心。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，朋友，”有一天她答道，“我生来没有瞎眼的命啊。”

噢！她的嘲讽多令我痛苦啊，要有多大涵养，我才不致于乱了方寸！

然而，我觉得她应当明白，这样含沙射影触及热特律德的残疾，会给我造成特别的伤害。而且，她还让我感觉到，我在热特律德身上特别赞赏，无非是那种无止境的宽厚：我从未听她讲过半句怨恨别人的话。我不让她知道任何可能伤害她的事儿。

幸福的人以爱的辐射，向周围撒播幸福，而阿梅莉的周围，则是一片

黝暗和沮丧。阿米埃尔①大约这样写道：他的灵魂射出黑光。我访贫问苦，看望病人，奔波一天之后，天黑回到家中，有时疲惫不堪，内心多么渴望得到休息、关爱的热情，可是到家里听见，往往是愁苦、非难和争执，相比之下，我宁愿到外面去受那寒风冷雨。我们家的老佣人罗莎莉一向固执己见，而阿梅莉又总想逼她退让，我

知道老女佣不见得全错，女主人也不见得全对。我也知道夏洛特和加斯帕尔顽皮得要命，然而，如果阿梅莉不总那么喊叫，声音压低一点儿，难道效果就差了吗？叮嘱、警告、训斥简直太多了，就跟海滩上的卵石一样失去棱角，孩子们不怎么在乎，倒吵得我难以安生。我还知道，小儿子克洛德正出牙（他每次哭闹至少得到母亲

的支持)，他一哭起来，母亲或萨拉就赶紧跑过去，不停地哄他，这不等于鼓励他哭闹吗？我确信什么时候趁我不在家让他哭个够，弄几次他就不会总那么哭了。可是我知道，她们准会急忙跑过去。

①阿米埃尔（1821—1881），瑞士法语作家。他在《日记》中详细分析了他面对生活的不安和畏怯。

萨拉酷似她母亲，因此，我很想把她送进寄宿学校。因为，我在萨拉身上只发现世俗的兴趣：她效仿母亲，只关心庸庸琐事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仿佛僵化了，显露不出一心灵火焰。对诗歌毫无兴趣，连书也不看；什么时候撞见她们母女谈话，我也没有听到我希望参与讨论的话题。我在她们身边，只能更痛苦地感到我是多

么孤独，还不如回我的书房，我也逐渐养成了这种习惯。

同样，从去年秋天起，我趁天黑得早，又养成另一种习惯：每次巡视回来，只要有可能，也就是说回来得比较早，我就去路易丝·德·拉·M 家喝茶。有一点我还没有交待，去年 11 月，经马尔丹介绍，路易丝·德·拉·M 和热特律德收留了三个盲女；热特律德成

了老师，教她们识字和做各种小活儿；
几个女孩已经做得相当熟练了。

每次回到名为“谷仓”的温暖氛围中，我感到多好的休息、多大的安慰啊；假如一连两三天没有去，我又觉得是多大损失啊！不用说，德啦·M小姐有能力收养热特律德和那三个女孩，不必为她们的生活操心 and 发愁，有三名忠心耿耿的女佣人当帮手，繁

重的活儿全替她干了。路易丝·德·拉·M
一贯照顾穷人，她那颗心灵十分笃信
宗教，仿佛整个身心要献给人世，活
在世上只为了爱。她那楼花软帽下头
发已经斑白，但那笑容却无比天真，
那举止无比和谐，那声音无比优美。
热特律德学会了她的言谈举止、话语
声调，不仅声音，而且思想，整个人
儿都相像，我时常同两个人开玩笑，

但是她俩谁也没有觉察这种现象。我
若是有时间在她们身边多呆一会儿，
该有多好啊，看她们坐在一起，热特
律德有时额头偎着这位朋友的肩膀，
有时把手放在她手里，听我朗诵拉马
丁或雨果的诗篇，同时观赏诗句在她
们清澈的心灵里激起的涟漪！就连那
三个女孩对诗也不是无动于衷。她们
在这种恬静和爱的气氛中，成长得异

常快，有了长足的进步。路易丝说起为了健康和娱乐，要教她们跳舞，我乍一听还置之一笑，而现在我多么赞赏她们富有节奏的优美动作，只可惜她们自己无法欣赏！然而，路易丝小姐却让我相信，她们瞧不见动作，但是能感受到肌肉活动的和谐。热特律德也加入跳舞的行列，她舞姿优美，喜气洋洋，显得开心极了。有时，路

易丝·德·拉·M 跟孩子一起嬉戏，热特律德则坐下弹琴。她在音乐上进步惊人，现在每逢星期日就去教堂弹琴，她还能即兴弹几段短曲，作为圣歌的前奏。

每个星期天，她就来我家吃午饭。我的孩子在情趣方面，尽管同她相差越来越大，还是很高兴同她见面。阿梅莉也没有怎么表露不耐烦的样子，

一餐饭下来没有发生什么抵牾。饭后，全家人陪同热特律德回“谷仓”，晚半晌儿就在那里吃点心。孩子们就像过节似的，受到路易丝的盛情款待，甜食点心管够吃。如此盛情，阿梅莉也不能无动于衷，她终于舒展眉头，焕发了青春生气。我想从今以后，她在枯燥乏味的生活中，恐怕难以离开这种暂歇了。

5 月 18 日

晴朗明媚的日子又来了，我又能和热特律德一道出去，这种机会不久之前才有可能（因为前一阵又下了大雪，几天前道路还难以通行），而且很久以来，我们也没有单独在一起了。

我们脚步挺快；冷风吹红了她的

面颊，不断把她的缕缕金发吹到脸上。我们沿着泥炭沼的边缘走去，我顺手折了几根开花的灯芯草，插进她的软帽下，和她头发一起编成辫子，就不会吹落下来了。我们好久没有单独在一起了，一时不免惊诧；路上几乎没有怎么说话。热特律德没有视觉的脸转向我，突然问道：

“您认为，雅克还爱我吗？”

“他早已决定不同你交往了。”我当即回答。

“不过，您认为他知道您爱我吗？”她又问道。

去年那次谈话，在前面记述了，事过六个多月（想想真吃惊），我们之间只字再也没提爱情。我说过，我们一直没有单独见面，这样也许更好……我听了热特律德的问话，心忤

怦然跳起来，不得不放慢脚步。

“可是，热特律德，谁都知道我爱你呀！”我高声说道。

她才不上这个当，说道：

“不，不是，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她低下头沉默了片刻，又说道：

“阿梅莉阿姨知道这事儿，我也知道这事让她伤心。”

“没有这事儿，她也要伤心，”我分

辯道，但声调却不大坚定。“她生来就是愁苦的性情。”

“唔！您总想宽慰我的心，”她颇不耐烦地说道。“可是，我用不着人来宽慰。我知道，有许多事情您不告诉我，怕引起我不安，或者使我难过；许多事儿我不知道，结果有时候……”

她声音越来越低，终于停止，仿佛没了气力。我接过她未说完的话，

问道：

“有时候怎么的？……”

“结果有时候，”她忧伤地又说道，

“我觉得您给我的全部幸福，是建立在无知上面。”

“可是，热特律德……”

“别打断，让我说下去：这样的幸

福我不要。您要明白，我并不……我

并不非要幸福不可。我宁愿了解真相。

有许多事情，当然是伤心事，我看不见，但是您没有权利向我隐瞒。冬季这几个月，我考虑了很久。喏，我担心整个世界并不像您对我说的那么美好，牧师，我甚至担心差远了。”

“不错，人往往把世间丑化了。”我心慌意乱。如果想这样奔泻，我着实害怕，想扭转又难以得手。她似乎就等着我这样说，立刻抓住话头，就像

抓住了链条的主要环节：

“好啊，”她高声说道，“我正想弄清楚，我是否又增添了罪恶。”

我们继续快步朝前走，好一阵工夫谁也没有说话。我感到我本来可以对她说讲的，不待出口就撞上她的想法，惟恐一言不慎激出什么话语，殃及我们二人的命运。我又想起马尔丹对我说过，经过治疗她可能恢复视力，心

里就感到一阵极度的恐慌。

“我早就想问您，”她终于又说道，

“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……”

无疑，她问要鼓起全部勇气，我听也要鼓起全部勇气。然而，我怎么能预见她苦苦想的问题呢？

“盲人生的孩子，也一定是盲人吗？”

这场对话，不知道是她还是我感

到压力更大，但事已至此，我们总得谈下去。

“不，热特律德，”我回答，“那是极特殊的情况。盲人生的孩子，毫无理由就是盲人。”

她似乎完全放下心来。我本想反过来问她为什么要问我这事儿，但又没这个勇气，便笨拙地补充一句：

“可是，热特律德，要先结婚才能

生孩子呀。”

“别对我讲这种话，牧师。我知道这不是事实。”

“我按照情理对你这样讲，哦分辨道，“不过，人类法律和上帝法律禁止的，事实上自然法律却允许。”

“您可常对我讲，上帝的法则就是爱的法则。”

“这里所说的爱，已不是一般人所

讲的，而是慈爱。”

“这么说，您爱我是慈爱啦？”

“你完全清楚不是吗，我的热特律德。”

“那么您就承认，我们的爱脱离上帝的法则啦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”

“噯！您完全清楚，用不着我讲。”

我想拐弯抹角也是徒然，我的论

证溃不成军，这颗心败退下来。我气急败坏，还是高声说：

“热特律德……你认为你的爱有罪吗？”

她立刻纠正：

“是我们的爱……我想我应当这样看。”

“怎么样呢？”

我忽然发觉，我的声调有哀求的

意味，而她却一口气把话说完：

“然而我又不能割舍对您的爱。”

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。起初我颇为犹豫，要不要记述下来……我想不起这次散步是如何结束的，只记得我紧紧挽住她的胳膊，我们脚步匆急，仿佛是在逃跑。我的灵魂已经出壳，路上哪怕踩到一个小石子，我觉得我们也会跌倒在地。

5 月 19 日

今天上午，马尔丹又来了。热特律德可以动手术。鲁大夫肯定了这一点，并要求把她交给他一段时间。我固然不能反对这种安排，但是卑怯地要求容我考虑一下，容我慢慢让她有个思想准备……我的心本应高兴得跳

起来，却感到沉重，有一种无名的惶恐。一想到要通知热特律德有望恢复视力，我顿时就泄气了。

5月19日夜

我又见到了热特律德，却只字没有向她提起这事儿。今天晚上，我趁“谷仓”客厅无人，便上楼溜进她的房

间。屋里只有我们二人。

我长时间紧紧搂着她。她没有一点抵制的动作，后来她朝我抬起头，我们的嘴唇相遇了……

5月21日

热特律德昨天住进洛桑医院，大约二十天才能出院。我怀着极度的惶

恐等她归来。马尔丹要送她回来。热特律德要我答应住院期间不去看她。

5 月 22 日

马尔丹来信说：手术成功。感谢上帝！

5 月 24 日

迄今为止，她看不见我而一直爱我，可是，想想她要看见我了，这个念头令我坐立不安，简直难以忍受。她会认出我来吗？有生以来，我头一回对着镜子惴惴不安地询问。假如我感觉出她的眼睛不如她的心那么宽容，那么深情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主啊，有时候觉得，为了爱您，我需要她的

爱。

热特律德应当明天回来。这一周，阿梅莉只向我表现她性情最好的方面，似乎有意让我忘掉去住院的姑娘，并和孩子一道准备庆贺她出院归来。

5月28日

加斯帕尔和夏洛特去树林和牧

场，采来所能寻到的野花。老女佣罗莎莉做一个特大号的蛋糕，萨拉则别出心裁用金箔来装饰。我们等她中午回来。

为了消磨等待的这段时间，我就坐下来写点儿日记。现在 11 点钟了，我不时地抬头张望大路，看看有没有马尔丹马车的影子。我控制住自己，没有前去迎候，这样好些，要照顾阿

梅莉的面子，不能单独去迎接。我的心却冲出去了……啊！他们到啦！

5 月 28 日晚

我陷入不堪设想的黑夜！可怜可怜吧，主啊，可怜可怜吧！我情愿割舍对她的爱，主啊，千万别让她死去！

我这样担心完全有理由！她干了

些什么？她到底要干什么呀？阿梅莉和萨拉回来告诉我，她们一直送她到“谷仓”门口，德·拉·M 在那里等候。可是，她还要出门……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
我想理一理自己的思绪。别人向我讲的情况不可理解，或者相互矛盾。我的头脑乱成一团麻……德·拉·M 小姐的园丁把她救回“谷仓”，她已不省人

事。园丁说他望见她沿着河边走，接着过花园桥，接着俯下身，接着就不见人影了；不过，起初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没想到她会掉进河里，也就没有跑过去；她被水流冲到小闸门附近，才被园丁捞起来。出事不久我去看她时，她还没有苏醒过来，至少是又昏迷过去了，因为事后立即抢救，她还是醒来一会儿。谢天谢地，马尔丹还

没有离开，他也不明白她何以这样麻木呆滞，问她什么也不回答，就好像她一点也听不见，或者决意不开口。她的呼吸还非常急促，马尔丹怕她肺充血，给她涂了芥子膏，用了拔火罐，并答应明天再来。事情糟就糟在开头只顾抢救，没有及时把湿衣服换下来，冰冷河水浸透的衣服在她身上裹得太久。惟独德·拉·M 小姐能从她口中问出

几句话，认为她是要摘河岸这边盛开的勿忘我花，还不大会计距离，或者把漂浮的一层花当作实地，就突然失足落水了……我若能相信这话就好了，确信这纯粹是个意外事件，我这颗心就会卸下沉重的负担！吃饭的时候还那么欢快，只是她脸上总挂着笑容有点怪，令我隐隐不安；那是一种勉颜的笑，我从未见过，就竭力认为

是她恢复视力的笑，那笑意宛如泪珠，从眼中流到脸上，相比之下，别人的俗笑我就看不上眼了。她没有加入大家的嘻笑！看样子她发现了什么秘密，假如单独和我在一起，她就会告诉我了。她几乎不讲话，但这不足为奇，周围如有别人，而且吵吵闹闹，她往往一声不吭。

主啊，我恳求您：请允许我同她

谈谈吧。我需要了解情况，否则，往后叫我怎么活呢？……然而，她若真的要寻短见，是不是恰恰因为知道了呢？知道了什么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您究竟了解到什么可怕的事情？我又向您隐瞒了什么要命的事情，而您猛然看到了呢？

我在她床前守了两小时，目不转睛地注视她那额头、那惨白的面颊、

那紧闭的秀目——仿佛闭而不视一种
无名的忧伤——注视她那像海藻一般
散落在枕头上的湿发，同时倾听她那
不均匀而困难的呼吸。

5 月 29 日

今天上午，我正要去“谷仓”，忽见
路易丝小姐打发人来叫我。热特律德

这一夜过得比较安稳，终于脱离了呆滞的状态。她见我进屋，还冲我笑了，示意要我坐到床前。我还不es敢盘问她，而她也肯定怕我发问，就抢先说话，似乎要防止流露真情。

“您管那种小蓝花叫什么来着？

是天蓝色的花，我在河边想采摘。您比我灵活，能替我采一束来吗？采来就摆在我床前……”

她说话的轻快声调不免做作，令我难受，无疑她也感觉到了，便转而严肃地补充道：

“今天上午我太乏了，不能同您说话。您去替我采那种花，好吗？过一会儿您再来吧。”

然而，一小时之后，我给她采来一束勿忘我花，不料路易丝小姐却对我说，热特律德又休息了，天黑之前

不能见我。

今天晚上，我又见到她了。床上
摞起靠垫，她靠在上面，几乎坐起来了。
新梳的发辫盘在头上，插着我给她采的勿忘我花。

她肯定发烧了，看来喘气很急促，
她的手滚烫，握住我伸过的手。我就
伫立在她身边。

“牧师，我得向您坦白一件事，因

为，今天夜晚，我怕是活不过去了。
今天上午，我对您说了谎话……其实并不是要采花……如果现在我向您承认我要自杀，您会原谅我吗？”

我握住她那纤弱的手，跪到她床前。她抽出手，抚摩我的额头。我把脸埋进衾单，以便掩饰我的眼泪，捂住我的啜泣。

“您是不是觉得，这样很不好呢？”

她柔声地问道。她见我不回答，便又说道：

“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您瞧见了，我在您的心里和生活中，占的位置太大了。我一回到您的身边，就立刻明白了这一点，至少可以说，我占据了另一个女人的位置，而她正为此伤心呢。我的罪过，就是没有及早觉察出来，至少可以说，我虽然心里明白，

还是任由您爱我。可是，我突然看见她那张脸，看见那张可怜的脸上充满悲伤，而想到那悲伤是我造成的，也就不忍心了……不，不，您丝毫也不要责备自己，还是让我走吧，把欢乐还给她吧。”

她的手不再抚摸我的额头了，我抓过来连连亲吻，洒上眼泪。然而，她却把手抽回去，又开始焦灼不安了。

“这不是我本来要说的话，不是我要说的话。”她重复道，只见她前额沁出汗珠。接着，她垂下眼睑，闭目呆了一会儿，好像要收拢心思，或者要恢复当初瞎眼的状态。继而，她睁开眼睛，同时又开口讲话，起初声调迟缓而凄然；继而提高嗓门儿，越说越激动，最后疾言厉声了：

“您让我恢复了视觉，我睁开眼

睛，看见一个比我梦想还美的世界；
千真万确，我没有想到阳光这样明亮，
空气这样清澈，天空这样辽阔。不过，
我也没有想到人的额头这样瘦骨嶙
峋。我一走进你们家，您知道最先看
到什么吗……噢！我总得告诉您：我
最先看到的，就是我们的过错，我们
的罪孽。喂，不要申辩了。您想一想
基督的话：你们若是盲人，就没有罪

了。’可是，现在我看得见了……请起来吧，牧师，您在我身边坐下，听我说，不要打断我的话。我在住院期间，阅读了，确切地说，请人给我念了《圣经》中您从未给我念过、我还不知道的段落。记得圣保罗有一句话，我反复背诵了一整天：‘从前没有法律，我就那么活着；后来有了戒律，罪孽便复活，我却死了。’”

她激动极了，说话声音特别高，最后的几乎是喊出来的，弄得我很尴尬，真怕外边人听见。随后，她又闭上眼睛，仿佛自言自语：

“罪孽便复活，我却死了。”

我不寒而栗，一阵恐惧，心都凉了。我想转移她的思想，便问道：“是谁念给你听的？”

“是雅克，”她回答，同时睁开眼睛

凝视我，“他改宗了，您知道吧？”

这太过分了，我正要恳求她住口，

可是她已经讲下去了：

“我的朋友，我的话要让您非常难过；可是您我之间，不能再容一点谎言了。我一看见雅克，就恍然大悟，我爱的不是您，而是他。他跟您的面孔一模一样，我是说像您在我想像中的面容……噢！为什么您叫我拒绝他

了呢？我本来可以嫁给他……”

“哼，热特律德，现在也成啊！”我气急败坏地嚷道。

“他成为天主教神职人员了，”她冲动地说道。接着，她开始啜泣，身子也随之颤动：“噢！我真想向他忏悔……”她神志恍惚地哀叹道，“您瞧见了，我只有一死。我渴了，求求您，叫个人来。我胸口憋闷。您走吧。唉！

原指望同您这样谈谈，我的心情会轻松些。离开我吧。我们分手吧。看到您在面前，我再也忍受不了啦。”

于是我离开，叫路易丝小姐替换我守护她。热特律德极度狂躁，令我十分担心，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，我在那里，反而会使她的病情恶化。我请求路易丝小姐，一旦情况不妙，赶紧派人通知我一声。

5 月 30 日

唉！再见面时，她已经安眠了。

她处于谵妄状态，折腾了一夜，天亮时咽气了。遵照热特律德的临终要求，路易丝小姐给雅克发了电报。她去世几小时之后，雅克才赶到。他声色俱厉地指责我，没有及时请来一位神甫。

可是，我不知道热特律德在洛桑任院期间，显然受他怂恿改信了天主教，怎么会想到请神甫呢。他当即向我宣布，他和热特律德都改宗了。这两个人，就是这样一同离开了我，仿佛生前被我拆散，就策划好逃离我，双双到上帝那里去结合。不过我确信，雅克改宗的动因，推理成分要多于爱情成分。

“爸爸，”他对我说，“我指责您也不合适，不过，恰恰是您的前车之鉴，给我指明了道路。”

雅克离开之后，我投在阿梅莉的脚下，求她为我祈祷，只因我的确需要帮助。她仅仅背诵了《天主经》，但每背诵一节就长时间停顿，我们默默地哀祷。

我多想痛哭一场，然而我觉得，这颗

心比沙漠还要干燥。

(完)